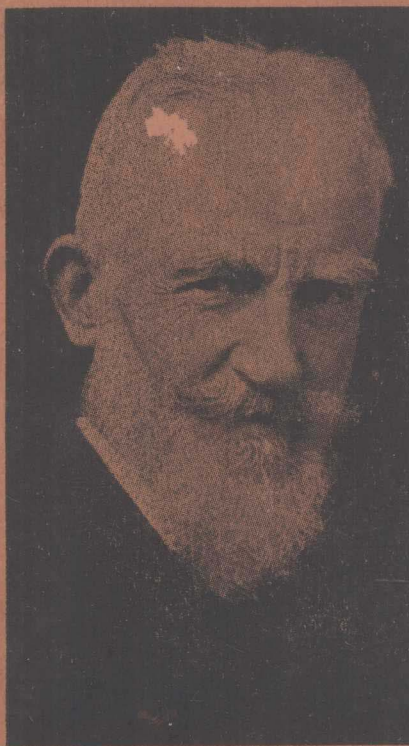


蕭伯納傳



當代名人傳記

葉楚傖 主編
陳立夫

凌志堅 編譯

正中書局印行

蕭伯納傳



世界文學名著叢書

編者 蕭德明
校對 沈正明

譯者 曹慕樊

行華文學叢書

當代名人傳記

蕭伯納傳

凌志堅編譯



正中書局印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蕭 伯 納 傳

全一冊 實價銀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主 編 者
編 譯 者
發 行 人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葉 楚 倉	陳 立 夫	凌 志 堅	吳 秉 常	正 中 書 局	正 中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	-------	-------	-------	---------	---------	-------	-------

(233)

序

大凡稍稍涉獵到文學戲劇，或稍稍關心於現在世界的思想界的人，大概都知道蕭伯納其人。無論我們中國的思想界是落伍到如何程度，我們中國人的見識是狹隘到如何程度，也還決不至於忽略了蕭伯納。尤其是，前年（一九三二）他游歷到中國來，把他那銀樣的長鬚展露給我們看（雖然他竭力逃避各界的歡迎，可是報紙上卻滿處是他的照片），以後，這位老先生實在可說已是我們的熟客了。

這位熟客的作品——他的戲劇，在中國也有了好幾種譯本；藝術往往是藝

術家的面目的展覽所，所以，在他那些劇作裏我們或亦可以斷殘地看到蕭伯納的姿態來。但，這樣的看，只是斷殘的、片面的，對於這個世界上最複雜、最矛盾、最不易了解的思想家、戲劇家、文豪、……的蕭伯納，我們有比較詳細地知道他的必要。

此所以要有傳記。從傳記裏，我們不但可以看到他各種離離奇奇的面目，也可以看到促使他成功這種面目的沿革和線索，——換一句話，就是看到他的來路，甚至去處。

要理解蕭伯納固然是困難的；要敘述蕭伯納，也同樣的困難。不談別的，先把他的頭銜來列舉一下，就多得可怕，總括的說起來，他是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思想家、藝術家；細密一點說起來，那麼是：社會主義者、戲劇家、革命家、諷刺家、笑話家、預言家、夢想家、素食主義者、批評家，表面上看來很吝嗇的小有產者、非戰者、反對帝國主義者、新時代的號角手，以至於因了

善於插科打渾而被目爲丑角，而在一些小行爲上看起來，則他又似乎是個投機家，善於迎合人們之心理者、吹牛者。種種色色，不一而足。

從這些上面，來全備地述說蕭伯納，是如何地可怕的難事呢。世界上無論怎樣有名的人，也從沒有他這樣複雜的面目。普通的例，大都是：順着一個主張和目標而進行，終至於大成。普通的傳記，總有一定的路由，一定的歸結。但這樣的章法，移用到蕭伯納的傳記上來，可就毫無用處。蕭伯納的傳記，因了他自身的矛盾和複雜，也必須是矛盾複雜才行。——這就是說：若單是把他什麼時候生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做事，寫過什麼什麼許多作品……這樣的話來了結他，固然不成事，而假使要把他的思想同他的行動和經歷交織起來敘述的話，那也就非具有同樣的面目——矛盾和複雜不可。

蕭伯納曾被稱爲反映世界的一面超等的萬花鏡。恰恰相同，反映蕭伯納的傳記，也必須是一面出色的萬花鏡。

蕭伯納至今還屹然存在於世界。但他已是一個七八十歲的老翁了。把他過去七八十年中間的一切事蹟編寫而成的傳記，也已有好幾本——這是極普遍的定律：人一成偉大或有名，他的傳記往往在總歸宿以前做出的。而蕭伯納自身，也因爲他有那樣一種癖氣——希望自己的偉大可以流傳到後世去，也曾經一度試作過自傳。亨特生(A. Henderson)的蕭伯納傳中說：

『蕭伯納曾經在某種限度內嘗試過坦白地自傳的試作。』

而一方面，蕭伯納是比較喜歡把自己的史蹟寫到他的作品裏去的，他在某一本書上也說：

『我早年的小說作品裏的序文，大都包含着值得一寫的多量的自傳。』豈止在序文裏而已，就是在劇作品裏，如果細心地揣測的話，也可發見到他的史蹟。最顯明的，例如，鰥夫之室(Widowers' Houses)裏，他把早年在地產局服務五年的生活情形，全部描寫進去了，在好逮者(The Philanderer)裏面，男子

卻特力斯 (Charteris) 所表現的一幕情形，也就是蕭伯納年輕時代和一位風流寡婦玩過的一套豔事的縮影，而約翰白爾的他島 (John Bull's Other Island) 裏面的主人公的性格，一般地也同蕭伯納自身的性格相像。他那很特別的：有兩個父親的一件史蹟，在他另一本小說裏也可看到。……

從這些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到一點蕭伯納的真蹟。——雖然他是用作品裏的人物代替了。可是，這些也還是零碎的、模糊的。對於蕭伯納的作品沒有完全的欣賞能力者，要覺察出這一點來，恐怕還是爲難的事。

人家替他寫的傳記，最著名的有兩部：一部就是上面述過的亨特生教授所寫，一本則是赫里斯 (Frank Harris) 所寫的。其餘當然還有別的，但大概因爲很難超越這二本的優秀——替蕭伯納作傳不是容易事，難得作成好的——的緣故吧，不能爲大家所知道，所見到，這裏也可置之不論。

亨特生和赫里斯都是蕭伯納的老朋友。平時相知之深，過從之密，比別的

人們爲甚。在這樣情況下的兩人替蕭伯納做傳，當然是再妥當沒有的了。

亨特生教授所寫的傳，比較的平鋪直敘，他對於蕭伯納一切自然完全理解，但也只止於理解而已，不能再有別的長處。至於赫里斯就不同。赫里斯本身是一個傳記作家，他的另一傳記王爾德傳是非常有名的。他是蕭伯納的好朋友。但他這朋友，並不完全全同意於蕭伯納，同調於蕭伯納。有些地方他非止不同意、不同調於蕭伯納，反而還是站在反對的立場上的。在他生前（這位優秀的傳記作家已先蕭伯納離開這個世界了），同蕭伯納交往過從的時候，往往爲了意見不一致而時常吵架。因此，他所寫的傳記，就顯出了與一般的傳記完全不同的地方。他的傳記，不是馴從的傳記。大凡寫述一個人，如果完完全全地一鼻孔出氣，那不過只是傳聲筒一樣的事情。必須是站在並不盡同的立場上寫，才能有比較客觀的——也可以說就是比較真實的描寫出來。無論如何，能夠有所反對，倒更能有真實的顯示。這一點，赫里斯的傳記可說是具備了

的。

蕭伯納很怕赫里斯——他是從來不怕什麼人的。當赫里斯預備替他作傳

時，曾徵求他的意見。他覆信請他無論如何不要寫。原因是：

『你會把我寫成什麼東西，這簡直連上帝都不知道的！』

本書之編譯，大部還是根據了赫里斯所寫的傳記。所以獨獨根據這本的原因，也還是如上所述：因為赫里斯有他獨特的見解，寫出了蕭伯納的「真實」。

目次

第一章 一八六〇年時代的愛爾蘭和蕭家……………一

饑荒的愛爾蘭——伯爵的後裔——有趣的父親

第二章 父母和李的事情……………一五

母親的幼年——父母的結婚——歌唱教師李——哈奇街的三角關係

第三章 幼年時代……………三

謙讓的習慣——不相信上帝——不懂得交際——熱心於音樂

第四章 從杜白林的管帳到倫敦的寫作……………四

十五歲走上社會——地產公司職員——第一次發表著作——到倫敦——埋頭寫稿

第五章 社會活動與戲劇批評

加入辯證學會——練習演說——加入費邊社——寫書評及劇評——著作開始大受歡迎

第六章 劇作生活

努力寫劇與演劇——攻擊舞臺檢查制度——勇敢和順利

第七章 女人和結婚

慫慂和怕嚇——和女伶的關係——潘棠馨——有趣的結婚

第八章 信仰和態度

自由主義者——對金錢的態度——和王爾德的關係——巧妙的宣傳法

第九章 大戰中的蕭伯納

努力反戰——寫論文和小冊子——發表「戰爭常識」

第十章 成功和將來

受盡了崇拜和欽敬——馬爾汾演蕭劇的盛況——八十歲的高齡

第一章 一八六〇年時代的愛爾蘭和蕭家

饑荒的愛爾蘭——伯爵的後裔——有趣的父親

本書的主人翁蕭伯納(Bernard Shaw)，出生於愛爾蘭(Ireland)。現在我們要講到蕭伯納的歷史，數典追源，自然也須先講一講他的鄉土愛爾蘭的情形。

愛爾蘭，是英國極有名的地方。在這地方，尤其在一八六〇年左右，曾產生許許多多有名而卓越的人物。

最著名的是：喬治摩亞(George Moore)，王爾德(Oscar Wilde)，約翰萊特芒(John Redmond)，蒲西科(Dion Boucicault)，夏芝(W. B. Yeats)，

喬治羅素 (George Russell)、科南道爾 (Conan Doyle)、奧康諾 (T. P. O' Connor)、白萊開脫爵士 (Sir Horace Plunkett)、卡爾生爵士 (Sir Edward Carson) 等等，都是把英國智識階級統治了一代的人。

音樂家，則有作舊的方格紋圍布 (The Old Plaid Shawl) 棉衣 (Husheen) 等有名愛爾蘭歌曲的佛蘭西·髮莉 (Francis Faley)、作死後的范妮巴奈爾 (Fanny Parnell) 女士等等。其餘小說家、雕刻家、畫家、軍事家、表演家、新聞家、詩人，……也不計其數的多。正像一大束蓬蓬勃勃的花朵，全在那時的愛爾蘭開放出來。

在這些花朵之中，最漂亮、最引人嚮慕而至今還存留在世界上的，是蕭伯納。

這些文藝復興時代的有名人物，後來都像蕭伯納一樣要離開愛爾蘭到別處去證明他們的偉大；但出生，卻總是在愛爾蘭。從幼小時代就呼吸了它那寫實

主義和神祕主義的空氣，它的貧窮和莊嚴，它那對學問的愛好，它那與歡樂不同的機智，他們都沒有與這些特質脫離關係。

那時的愛爾蘭是什麼樣子呢？據蕭伯納看來，是很可怕的。但這也許是蕭伯納的家庭環境不好（他的家人彼此不和睦，也不和社會親暱），而才使蕭伯納發生這樣的感想的吧。蕭伯納曾被父親送到監理會學校去讀書，這是一個高尚的新教學校。把蕭伯納，及其父親，及其多數的同學，當時都不懂得什麼叫監理教，只覺得新教徒，如是而已。因此，他們不大同天主教徒說話、接近。——是這樣同社會隔離着的。

愛爾蘭是可愛的民族。假如是一八六〇年時代的人，接受了那種自由和文化的天賦愛好，以及他們的民族自尊觀念，那麼，無有不對這可愛的鄉土熱烈地戀慕的。

愛爾蘭曾於一八四〇年時代遭逢到大饑荒。這大饑荒的情形，一直蔓延到

一八六〇年時代——蕭伯納做小孩子的時代。在這些年代裏，人們都說着：『空話值不得錢，而麪包卻要用錢買』這樣的話。那時的所謂人生，大家都以為不過是嘗試着生活下去罷了。有許多的人在郵局前排成長行列，他們在等待着他們的兒子從紐約寄錢來。收到了錢的，便去享受燉青魚等好的吃食去；而沒有收到錢的呢，可就只能吃一頓馬鈴薯充飢——而事實上，那時實在連馬鈴薯也非常缺乏呢。

是這樣觸目的饑荒狀態。可是雖然如此，卻還不能做到把那種難容忍的地主制度改良。愛爾蘭的佃戶改良田地或是田地上面的房屋，這些利益都是歸於地主——一個把專制權交給產業經理的英國貴族的。這貴族，毫不客氣的依改良程度把租價增高，把那些繳不起租錢的佃戶們踢將出去。這種不公平的狀態之下，反抗的人們起來，很多被監禁、驅逐，很多是加入了那時的飛尼黨（Fenians）和自治派（Home Rulers）。